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重点出版物



—宣传画—
卷一

笔墨长城——宣传画里的中国抗战丛书

战地黄花

主 编 | 张 伟
编 著 | 张 伟

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
AP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重点出版物

笔墨长城——宣传画里的中国抗战丛书

战地黄花

宣
传
画
卷

主 编 | 张 伟
编 著 | 张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地黄花（宣传画卷）/ 张伟编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212-08370-0
I. ①战… II. ①张…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图集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0286号

笔墨长城——宣传画里的中国抗战丛书

战地黄花（宣传画卷）

张 伟 主 编 张 伟 编 著

出 版 人：胡正义	选题策划：胡正义 刘 哲	图书统筹：刘 哲
责任编辑：洪 红 王大丽	装帧设计：宋文岚	责任印制：董 亮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63533258 0551-63533292（传真）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2 印张：22.5 字数：390千
版次：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8370-0 总定价（共三卷）：780.00元 本卷定价：26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丛书总序：

抗战文化的记忆与反思

中国 14 年全民抗战的史料与事实正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渐渐浮出水面，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战在“二战”中的崇高历史地位也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应有承认。这都得益于我们大家的睿智群识和努力坚持。任何社会对待历史，遵循的都是整个社会的一种共同的认知，人们一般称之为“历史共识”。这不仅指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约定成俗的基本历史记忆，还应包括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基本认知和态度。无可讳言，在对待抗战历史上，这方面我们过去做得还很不够，甚至很欠缺。这不仅仅体现在国共两党的争持上，也表现在各个方面。如中美断交时期，美国对我国抗战的援助成了大陆学界的研究禁区。后来，中苏交恶，苏联对我们的抗战援助又很少为人提起。滇缅公路、驼峰运输线、美国飞虎队、苏联志愿航空队等抗战重要事件及团体机构的研究，都随着我们外交政策的变化而被打入冷宫。长期的国共两党之争，更使两岸的学术界卷入争论，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影响了全民抗战史观的早日形成。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永远吸取的教训。

历史是凝固的，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是在不断地发展与深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在对待抗战时期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其共识程度已比过去有了很大进展。从 1937 年到 1945 年，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发生过 22 次大规模战役，这些战役虽使国民党军队伤亡惨重，但给日本军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并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信心。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地域广阔的敌后地区也展开了艰苦持久的全面抗战，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沼，狼狈不堪。中共及其指挥的军队不仅是敌后战场的绝对主力，还对正面战场有过直接的贡献。抗战时期，除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四万万同胞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抗战。虽然国共两党是抗战的绝对主力，但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各少数民族、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侨胞等，对抗战的参与和支持也功不可没。更重要的是，它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全民抗战的必胜信念。2015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见前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的连战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时强调指出：“1931 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毅然奋起，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斗争。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民族、阶级、地域，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气壮山河的抗战英雄。历史将永远铭记为抗日战争胜利英勇献身的先烈们。”并向包括国共两党著名爱国将领及其子女的 30 名抗战老



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了抗战胜利纪念 70 周年纪念章。这应该成为我们对抗战历史的基本认识。这部图志的编撰，遵循的就是这一原则。

这是一部用图像的形式“撰写”的中国抗战史。与过去同类书不一样的是，我们力图从抗战文化的大视野来展开画卷，从事实出发，以文献说话，而不是拘泥纠结着某党还是某派，局限于某个画种或某个流派。其中有很多内容是过去没有涉及的，这可能缘于大家都亲身经历过的时代局限，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经战火摧残和政治磨难，很多原始史料都已失踪缺损，这给人们在几十年后重新打量那个难忘年代，从而在此基础上收集辨识，编撰成册带来了很大困难。

抗战爆发之后，很多平时热衷吟诗作词、留恋书房画室的文人画师，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惨烈战事面前，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战御侮的救亡事业中去，于风雨如晦的板荡之际创造出了许许多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之作。正如画坛名家张善孖在 1937 年写给其弟张目寒的信中所言：“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则虽富拥百城又将何用？恨我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我之画笔写我忠愤，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当时，他们的很多作品都发表在各地报刊上，西南后方条件落后，纸张、印刷质量和沿海都市都不能相比；战时形势多变，迁徙流离更是家常便饭，结集出版尤为不易。这也使得这些作品长期湮没在故纸堆中不为人识，更无法进入美术史研究的视野中去。有人认为，这些画作都是刊于报刊的印刷品，不是画家的原作，是所谓的第二手资料，历史价值不大。这种看法有失片面。学术研究是阶梯式的，前人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后辈学术进步的台阶。就学术而言，大多数的研究是在第二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忽视报刊文献的观点是不严谨的，甚至错误的。此外，我们且不说画件原作的观赏不易，只想问一句，画家们在抗战时期创作的那些作品原件，还有多少是留存至今，完整无缺的？想必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三个月来，我们过目的抗战美术作品上万幅，最后选进本丛书的是 1000 余幅（连环画以 4 幅折算 1 幅），为同类书中篇幅最大的；所涉作品包括漫画、版画、国画、西洋画、年画、雕塑等当时画坛几乎所有画种。凡是 1931—1949 年绘制、出版、发行，以广阔的抗战生活为题材的美术作品，我们都视之为抗战宣传画，精选列入本丛书。在具体编排上也作了通盘考虑，我们将这 1000 余幅画作，根据画种先分为漫画、版画和宣传画三卷，再据画作内容和抗战背景分成若干章节，配以精炼准确的文字。除了丛书总序、各卷分序以外，每卷各章节都有导言，概述此章节内容的背景和特色，每幅画也都配以文字说明，或详或略，视情而发。全书文字约 15 万字。我们想经过自己的辛

勤劳动，向大家提供一套内容丰富、选择精当、说明准确的抗战宣传画图录。

就在我敲打键盘，在电脑上撰写这篇短文时，《抗战时期重庆木刻图片展》正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我每天清晨走过空旷宁静的展场，独自一人观赏那些图片，思绪常常飞回到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其实，抗战时期重庆轰轰烈烈的木刻运动只是全国抗战美术的一个缩影。当时何止一个重庆，在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城市集镇，或公开或地下，或慷慨激昂，或隐晦暗喻，抗战宣传都在进行着。当时的中国，正面战场上有枪炮回击，文化战线上则是笔墨交锋，有怒涛也有暗流，有正面抵抗，也有侧面迂回。我们可以说，在飞扬激越的抗战美术运动中，如果以比喻来形容，漫画和木刻则可以说是一对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它们是抗战美术的宠儿和骄子；在两翼布阵的是稳步推进的国画和西洋画，它们的背后是齐头并进的各画种大军。中国抗战美术就是这样，以多军种、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打了一场相互配合，团结作战的胜利战役。我们这套图录，希望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中国抗战美术的方方面面，并以此权充一束鲜花，献给抗战英灵们！

张 伟

2015年10月19日晨改毕于上海图书馆



本卷序：

家国情怀和人文精神

——中国战时宣传画概述

宣传画一般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个概念。狭义的宣传画其实是指人们通常所说的招贴画，它们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文字标题醒目、激情、具有号召性。二是画作形象鲜明，主题突出，富有感召力。三是绘制或张贴在热闹的公共场所，通过直接面向民众而及时发挥宣传作用。广义的宣传画的概念范围要广泛得多，以抗战期间来说，所有以抗战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几乎都可以被视作抗战宣传画。本卷专门辟有招贴画一章，狭义概念的宣传画都被罗列其内；而该章以外的画作，当然是指广义概念的宣传画。抗战时期是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壮大的一个特殊阶段，各个画种都在这个特殊熔炉中熔化锻打，冶炼成钢。研究欣赏美术，收集出版作品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故我们不想太拘泥于概念，而是放宽视野，尽其所能，容纳尽可能广的画种，收集尽可能多的画作，凡是1931—1949年绘制、出版、发行，以广阔的抗战生活为题材的美术作品，我们都视之为抗战宣传画，精选列入本卷，再配以精炼准确的文字，以向大家提供一本内容丰富、选择精当的抗战宣传画图录。

抗战宣传画中最为活跃、作品数量最多、所获成就最大的画种毫无疑问属于漫画和版画，它们理所当然应该被给予足够的重视。本书系因另已编撰有《匕首投枪（漫画卷）》和《铁笔风华（版画卷）》，故这里就不再画蛇添足。相比之下，其他画种也并不逊色，画家们施展所长，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虽然各有各的利益所在，但抗战救亡的总目标是一致的。画家们创作出了大量留名史册的佳作，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这十五年是我国遭遇外来侵略、面临巨大劫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中华民族前赴后继、英勇抗战、不惜牺牲的特殊阶段。整个抗战期间，无数将士在前线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英勇作战，以血肉之躯铸成钢铁长城，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迷梦；文化战线的勇士们则在前方和后方两栖作战，采访战情，宣传群众，用他们的智慧和手中的笔，为这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战争鼓与呼。在这过程当中，可以说，美术战线的大多数画家都投入到了这场神圣的战争当中，举凡油画、水彩画、国画、连环画、壁画、年画、雕塑及写生素描等各个画种的画家们，不怕困难，不讲报酬，尽其所能，倾其所有，积极贡献着自己的才华，创作出了大量优秀作品。他们和前线将士一样是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之将倾的英雄！由于某些画种的特殊原因，如油画、水彩画等不适宜在露天场合张贴悬挂，壁画不方便大量绘制，雕塑不适合成批量铸造，等等，它们的影响可能不及普通招贴画那样广泛，历经劫难之后，相当

多的后人也可能不知晓它们曾经的存在和特殊经历，但它们同样具有宣传画的大多数功能，应该讲，它们是那个年代身份虽然各异，意义却不容忽视的特殊宣传画。有鉴于此，我们在本卷中特设国画、西洋画、招贴画、写生素描、连续图画、封面画、年画月份牌、烟标香烟牌、雕塑等章节，而将通常意义上的宣传画，以其别名“招贴画”命名。

在抗战美术中，最为活跃、影响最大的除漫画、版画外，国画和西洋画可能是最重要的两大主流画种，也受到学界的更多关注。这和它们在美术界的原先地位有关——国画是美术界传统意义上理所当然的执牛耳者，而西洋画则更具有当代性，在世界范围内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且，这两个画种的画家在美术界地位最高，对政界影响也最大。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张善孖慷慨悲愤，本匹夫救亡之志，曾在武汉、昆明、重庆多地举办画展，以凛然正义号召国人。1937年，他在安徽郎溪写信给其弟目寒：“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则虽富拥百城又将何用？恨我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我之画笔写我忠愤，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数月后，张善孖到宜昌，时汉口正筹备“八一三”一周年纪念，张善孖取两大素帛拼为巨幅，长3.15米，宽1.05米，作一巨大宣传画，写雄狮怒目狂吠于敌国富士山，此即后来声名大振的名作《中国怒吼了》。1938年8月13日，沪战周年纪念日，张善孖开画展于重庆大梁子青年会图书馆，展出《正气歌图像》等画作，作品所流露之民族精神与凛然正气，正足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月余后，又应于斌主教之邀，以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去欧美举办画展，宣传国画的精神和艺术魅力，并为祖国抗战募捐。他不辞辛苦，风尘仆仆，跑了欧美很多城市，频频举办画展，发表演讲。张善孖并不仅仅把这次赴美当作个人扬名的好机会，更把它作为宣传中国抗战、争取世界援助的一个绝好舞台，张善孖擅长画虎，他画的《飞虎图》更是一绝。他笔下的“飞虎”，身长双翼，如汉家飞将军，翱翔在天空，威武雄壮，代表了当时彪炳天下的英勇空军。他在美国送给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画正是《飞虎图》，可谓切中身份，以后美国“飞虎队”的飞机机身上，也印上了张善孖画的虎图及题写的“精进”两字。他画的代表中华民族奋进气概的巨幅《猛虎图》，甚至被挂到了1940年纽约世博会的巨大高墙上，向世界各国人民宣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英勇精神。法国总统勒伯伦亲自观看张善孖在巴黎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画展，并为其颁授勋章；张善孖赠送给美国罗斯福总统夫人的虎图，不仅受到罗斯福总统及其夫人的欢迎，而且多次被邀请赴白宫做客，总统夫人甚至亲自陪同他去有关社团和大学进行演讲和募捐。张善孖的言行感动了美国人，美国旧金山斯坦福大学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称号。

张善孖离国赴欧美前曾立下志愿，所有售画收入，全部捐给国家，作为抗战宣传的费用。之后他实践其言，将在欧美售画所得全部共20多万美金，悉数捐给国家，自己分文不取。1940年10月张善孖回国，因旅途过于疲劳，当月20日他就溘然长逝。国家特发布褒扬令，对画家张善孖予以表彰：“抗战以后，先在国内以艺术宣传，激励民众，继赴欧



美举行画展义卖，阐扬文化，赈济灾黎，弘征爱国之愫。”张善孖的壮烈行为，足以感动一个时代，也毫不逊色于战死在沙场的前线将士。正所谓：前方后方皆为战场，文人武将都是战士。

国画的特色是写意，托物言志，借物抒情，故无论山水风光、人物花果，还是飞禽走兽、花鸟虫鱼，都可以表现宏大的题材，蕴含丰富的内容。这方面，张书旂的《百鸽图》和许士骐的《海鹰图》是两个绝好的例子。

张书旂是以画花鸟出名的画家，特别是绘于1941年的巨作《百鸽图》，更是轰动一时、传颂遐迩的经典之作。画作笔墨雄阔，气势磅礴，以鸽子象征和平，以橄榄枝象征光明和幸福，以百鸽纷飞的宏伟场面，表达亿万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无比欢欣、无比喜悦的伟大主题。画家面对当时的时代特征（反法西斯战争的严峻时刻）前瞻地抒发了自己的胸臆，也表达了世界人民热爱和平的心愿。这幅长3米有余、题为《世界和平的信使》的杰出作品，被以国家名义赠送给美国政府，作为庆祝罗斯福第三次蝉联美国总统的隆重贺礼。张书旂也作为当时政府的艺术使者应邀赴美参加罗斯福总统的就职盛典，并受命考察美国的教育，宣扬中国艺术。《百鸽图》是国画首次进入白宫的巨制，名扬四海，杰出的画作也为张书旂赢得了名望和声誉。

许士骐的《海鹰图》和《百鸽图》一样，也是一幅有着丰富内涵，并肩负构筑中美两国友好关系重任的经典作品。《海鹰图》是一幅巨制，由4幅合成，纵7尺，横1丈，上绘海鹰33只，翱翔在怒涛澎湃的海面上。此画为中央大学国画教授许士骐创作，由中美文化协会出面，将此画赠送给美国飞虎队。1942年4月17日，中美文化协会在重庆国府路（今人民路）范庄孔祥熙官邸举行向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献赠巨幅国画《海鹰图》的盛大典礼，以表彰飞虎队在华作战的辉煌战绩。这次活动的举办有着深刻的背景。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空军多次交锋，进行激烈的空战。由于中国空军战机机型落后，零部件又严重缺损，故自1940年“九一三”璧山空战和1941年“三一二”成都空战后，只能被迫采取“避战”战术，任凭日寇在中国的天空肆虐。但自从美国飞虎队组建以来，这种耻辱的局面得以迅速扭转，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飞虎队就击落了超过200架以上的敌机，在保卫滇缅国际援华运输线上逐步取得制空优势。同时，1942年4月11日至18日，又正值美国发起募捐援华的“中国周”活动，因此，中方想借此活动提振国民抗战的斗志，并争取美国对中国更多的援助。宋氏三姐妹集体参加了此次活动，宋美龄在仪式上致辞时称：“美国空军志愿队，打击日寇勇武绝伦，被称为飞虎，我全国远近没有一个不是怀着爱慕的心理而传诵着飞虎的威名。这个纪念品是艺术家许士骐先生绘的一幅鹰隼。鹰是你们美国的国徽，而其行动时的庄严、敏捷、准确的英姿，一如空中斗士，可以说是空军天生的弟兄。所以，把这幅画赠送给空军美志愿队尤其来得适当。”飞虎队代表霍华德队长在获赠《海鹰图》时除表示感谢外，还宣称：“空中进攻日本必及早实现。”巧合的是，就在赠送《海鹰图》的次日，美国空军中校杜立

特率领 16 架 B-25 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远袭日本进行轰炸，给予日本军国主义沉重打击，大长了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士气。许士骐的这幅《海鹰图》抵得上千军万马，并因这背后种种背景而名留史册。

名留史册的岂止国画家们的作品，大敌当前，有血性的男儿都不惧马革裹尸，捐躯沙场；即使在后方，硝烟背后同样是战场，笔杆犹如枪杆，一样能斩敌于无形之中。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对上海发动突然袭击，我十九路军奋起还击。交战中，日军向宝山路一带的商务印书馆及其附属东方图书馆投下大量炸弹，宝山路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战后，上海在西郊龙华路修建了一所“一·二八”纪念堂，并向社会征集大型绘画作品。毕业于上海美专的青年画家张云乔绘制的巨幅油画《血战宝山路》（纵 13.3 米，高 5.3 米）在众多征品中脱颖而出，光荣中选，被陈列在纪念堂中。时过境迁，纪念堂和张云乔绘制的这幅油画都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一张黑白照片。1997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筹建抗战纪念馆，张云乔虽已垂垂老矣，但他仍鼓起勇气，仅凭记忆，整整用了半年时间，顽强地重新绘制成大型油画《血战宝山路》（纵 3.5 米，高 1.4 米），再现了历史。这幅对上海这座城市来说具有独特意义的大型油画，现已由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

无独有偶，画家蒋兆和当年也画过以“一·二八”战役为主题的油画。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奋勇抵抗。时正在上海美专任教的蒋兆和参加了十九路军组织的临时宣传队，并应部队邀请为蒋光鼐和蔡廷锴两位抗战将领绘制油画人物肖像。蔡廷锴那幅画像，蒋兆和还是在沪西南翔前线指挥部当场绘制的。这两幅将军的画像，由良友出版社大量印制，在社会上广为散发，鼓舞了前线将士的士气和市民大众的信心，据说创出了最高的印刷纪录。

在中国现代画坛上，曾有过一个“空军画派”，抗战期间产生过很大影响。在“二战”时期涌现出的大量先进武器中，空军作战飞机是当时最耀眼的军事明星。抗战初期，我空军曾和日军进行过激烈的空战，但很快就因国力落后无法支撑，退出了空战，日军飞机得以肆虐我领空，并导致了重庆大轰炸等惨案。我空军并不甘落后，在默默积聚力量。同时，有不少画家努力创作以空战为题材的作品，形成了一个“空军画派”，当时甚至出现了《中国的空军》《铁风画刊》等专门刊载空战画作的刊物。在“空军画派”中，以梁又铭影响最广，创作的作品最多，成就也最大。抗战时期，梁又铭虽未持枪上前线，却以画笔为武器，创作了大批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史实画作，尤其是表现中国空军的艺术作品。他受现实主义思潮影响，以严格写实的手法描绘空战的场景，表现中国空军抗击日军的激烈场面，既反映了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又展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梁又铭的创作非常严谨，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别人都奔向防空洞时，他却不顾安危，带着速写本爬上高处仔细观察，在战火硝烟中进行空战实景写生。空袭结束后，他再用飞机模型模拟战斗场景，并绘制草图请教空军将士，对飞机机型、作战队形、天气状况、飞行高度等进行严格求证，然后才着手正式绘制。梁又铭创作的以中日空战为题材的油画，表现内容新颖，创作手法独特，在当时深受媒体和军民关注，在重庆、成都、香港等地举



办过多次展览，还举行过专题研讨会，发行过评论集，之后更以“中国空军抗战史画”为名出版大型画册，可谓影响广泛而深远。国民政府空军最高将领周至柔在为《中国空军抗战史画》作序时曾评价梁又铭：“为时代艺术巨手，其于绘事，不尚风月、泉林、美人、花草，而独于机械静体机动军种得其三昧，故一划一钩，均有根据，一人一事，均属信史。”自2012年起，梁又铭的抗战史画曾多次在大陆展出，2015年7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举办馆藏文物系列展，其中就有梁又铭的抗战美术作品展。展出的作品是其家属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的重要收藏，这也是梁又铭作品首次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这本画册的一个比较独特之处，是收录了以往被视为非主流画种的很多作品，如年画、月份牌、烟标、香烟牌，等等，甚至包括画家工作照及展览照。我们认为，像年画、月份牌、香烟牌之类画作，他们的读者以百万、千万计，论观赏人数之多，要远远超过国画、油画，何况，抗战期间，它们和画坛其他画种一样，也发行了大量以表现抗战为主题的作品，其勇气和正义感同样令人钦佩。我们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仅仅有所谓主流画种支撑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开阔视野，眼光所涉遍及所有画种，以同一客观标准去衡量一切。至于画家工作照及展览照，它们得以存在于这本画册，不是因为照，而是为了画，所有照片都是缘于画而被收纳。而且，这些照片本身所反映出的文献价值也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而这是我们以往经常忽略的。至于“正牌宣传画”的招贴画，我们不但不能忽视，相反所容纳的数量相比其他画种是最多的。就绘制规范、主题鲜明、数量庞大、所获效应而言，招贴画是最标准的宣传画，它们或张贴在人头攒动的大街小巷，或制成单幅画片广泛散发，可谓和市民百姓朝夕相处，关系最为密切，宣传效果也最为理想；而且，招贴画大都由专业画家绘制，其中不少招贴画甚至出自名家之手，艺术水平高超，可以名画佳作视之，足以留名史册。以往美术史对此缺少关注，不够重视，史料收集也远远不足，这是有待我们改善的。

张伟

2015年10月

目 录

丛书总序:抗战文化的记忆与反思 /001

本卷序:家国情怀和人文精神——中国战时宣传画概述 /004

国画 /002

西洋画 /034

招贴画 /078

写生、素描 /110

连续图画 /134

封面画 /158

年画、月份牌 /172

烟标、香烟牌 /190

雕塑 /224

附录一 画家工作照及展览照 /234

附录二 美国发行的宣传画 /252

总后记 /259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重点出版物

笔墨长城——宣传画里的中国抗战丛书

战地黄花

宣传画卷

主 编 | 张 伟
编 著 | 张 伟

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国画

每个美术种类都有自己的特性，它们的绘画材料不一样，表现手段不一样，艺术风格不一样，擅长的领域也不一样。国画的创作有其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它的精神是写意的，擅长的是象征比兴手法，即使是表现现实的抗战主题的作品，呈现在画纸上的也可能只是普通的人物肖像、山水风光，甚至飞禽走兽、花鸟虫鱼。我们一般很少看到有直接表现抗战场面的国画作品，但这并不代表国画家们是冷血动物。他们一样也是充满血性的中国人，只是他们手中的武器不一样，他们表现抗战的方式更不一样。要读懂他们的画，往往要透过画作背后的故事和画作上的题诗跋语，才可能比较深刻地领会画作的真正含义。我们试举几例：

1941年，徐悲鸿客居马来西亚槟城，绘有题名为《前进》的一幅奔马，昂首前行，威武不屈，画幅右上角题有这样几行字：“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旧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你还认为这只是一匹普通的奔马吗？1943年冬，徐悲鸿绘制了一幅白梅，画上题跋：“悲鸿时居重庆磐溪中国美术学院，画成而有极壮烈之常德保卫战。”画家在白梅树上寄托的是一腔忧国忧民之心。最意味的是徐悲鸿1943年绘成的一幅群狮图，画家将此画命名为《会师东京》，并在画上题跋：“壬午之秋绘成初稿，翌年五月写成此幅，易以母狮及诸雏居图之右。略抒积愤，虽未免言之过早，且意其终须完成也。”会师东京，在那个年头是令人何其向往的事啊！画家虽觉“未

免言之过早”，却抱有坚定信心：“意其终须完成也。”事实上，距此画绘成仅仅两年，画家的预言就得以实现了！徐悲鸿成功地当了一次胜利预言家。

徐悲鸿画狮，张善孖画虎。抗战时期，张善孖画的一幅群虎图几乎人人皆知，名声威震海内。此画被命名为《怒吼吧中国》，画面上一群山大王呼啸而下，势不可挡。画上题跋曰：“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此画的象征意义可以说一清二楚，表露无遗。张善孖还绘有一幅《飞虎直扑富士山》，其寓意和徐悲鸿的《会师东京》可谓异曲同工。大师的心是相通的。

身处沦陷区的画家同样不甘当亡国奴，虽然由于所处环境的险恶，他们无法在作品上大声呼喊，但表面虽波澜不兴，底下却暗流汹涌，蒋兆和创作的巨幅长卷《流民图》就是这样一幅蕴涵深意的优秀作品。大后方的人们不知道沦陷区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亡国奴的伤痛只有做过亡国奴的人才体会得到。《流民图》之所以在几十年后被视为伟大的艺术作品，其原因之一是人们能始终从中看到一种力量，它是发自内心的内力，虽然它是柔韧的，却比火山爆发更具有持久力。

《流民图》于1943年10月29日在北平太庙正殿第一次展出，只有几个小时，就被日本宪兵禁展了。《流民图》之后曾多次展出，更无数次被印成各式印刷品广泛售卖，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一幅反映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饱受战争痛苦的经典之作。



《东战场的烈焰》（1932年）高剑父

高剑父曾说：“用形象来控诉，比任何文字都有力。”他创作的《东战场的烈焰》，就以“一·二八”事变时日军炮火中的上海城市废墟为题材，把侵略者的罪行直接呈现给世人。据说，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幅以国画的形式来表现战火场面的作品。此画右下角有一方闲章：“乱画哀乱世也。”闲章不闲，这正表现出画家悲时哀人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

高剑父（1879—1951），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绘画并参加同盟会。民国初在上海创立审美书馆，出版《真相画报》，后在广州设立春睡画院，致力于国画的革新和创造。与陈树人、高奇峰等一起开创岭南画派。



《怒吼吧，中国》（约1937年） 张善孖

画家此画大有深意。画中18只斑斓猛虎象征着中国18个行省，而落日则代表日本。猛虎奔腾跳跃，咆哮着扑向一缕落日，画的右下角题跋曰：“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气概和决心。

张善孖（1882—1940），四川内江人。早年与弟大千一起东渡日本，回国后任上海美专教授。抗战爆发后游美，举行画展，组织募捐。1940年返国后卒于重庆。张善孖擅山水、花卉、走兽，尤精画虎。